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四

起會昌四年閏七月盡宣宗大中三年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迎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

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

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密

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

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

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

敗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謂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官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爲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按穗舂之以給軍也。按兩手相切摩也。按音蹉。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爲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

絕勢不可攻

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

然寨中無水皆飲澗

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

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

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

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郡遼縣

地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

既族辟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

懼稹遣使召之釗不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

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可來惟

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

厚有賜與庶幾可從德裕奏請詔何宏徽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

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

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薨之支孫也
憂積將敗其弟問與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
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
也乃止

三州邢
洺磁

王協薦王釗爲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

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王言其有貳心檄召之釗辭以到
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
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資至於什器無
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
不能充皆惱惱不安

民財非地著轉易
以致利者爲浮財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

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
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

不許以不遜語荅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岷

崧從之丙子岷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

武在党山聞之亦降

党山恐當作堯山

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

尋有帖以折冬賜

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

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

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

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

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宏敬時安玉在磁

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宏敬澆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

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

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

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

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宏止爲三州留後

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宏正

實錄新紀傳皆作宏止今從之

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

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

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

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

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

諸將皆莫敢言事恐

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

始敢盡言采於眾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解疾不入匡周

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

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

由五畝城中人人誰敢相係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尙有五

萬人且常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長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

張元益

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卷文宗開成三年

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

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

何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

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

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

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

已第

出見諸將稹治裝於

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

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其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

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

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

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

北故曰

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

到悟贈須太尉

爾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

前執其手崔元度自後邠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

皆殺之

稹妻初劉岳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

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

陳揚庭李仲京邠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

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

實約之子渥瑋之子庠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

諫撫養之設皆與其難初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兒號新聲

嘗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野戰

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聞未能奪其嗣耳

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

顛覆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旣以

不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也言訖悲涕谷不從故及於禍誼既殺谷等凡軍中有小嫌者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汾磁畱後但遣盧宏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驍獍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竝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

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竝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旣殺劉稹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郭都知爲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諸高班謂諸將几方鎮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宏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

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

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于

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

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

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

信旗者別爲一旗軍中視之以爲進退

乘高立馬

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

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

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

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

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

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

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官慰敕
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
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勣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
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
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
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
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
年之議也 丁
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
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
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

之

臣光曰蓋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蓋以旣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旣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寬厚有謀

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弗從從諫有妾韋乞封夫人朝廷許之詔至裴怒不許從諫他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謂從諫曰潛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開側室封夫人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以求洗濯而乃欲以婢叨朝命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而止至是與韋俱錄送京師朝廷爲其弟問以邢州歸命欲有其死韋乃誣之曰李丕降時部眾皆已翻心歸正裴獨會大將裴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路諸將叛益堅于是賜裴死以尸還閭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眾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

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達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達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

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

上初卽位追諡母唐昭日宣懿太后

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

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

官言詞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

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

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

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

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

孺宗閔執政不謂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

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

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

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

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積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

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

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
南有漳水爲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

三百

上幸鄆校獵 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

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

石雄爲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貞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討軍
赴孟州按時十月未爲河陽節度使實錄誤

也

上幸雲陽校獵

元會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葬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

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日上朝獻太

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築望仙臺於南

郊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祕書監盧宏宣爲義武節度使

宏宣性寬厚而難犯爲政簡易其下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

斬宏宣至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

粟價宏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宏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

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淮南節度

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諸使還者給入海程

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遽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疆取

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

二百三十九卷議者以李德裕素惡武陵疑紳織成其罪諫官數見

憲宗元和十年

請復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綱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

娶部人女不實按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

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綱汀州司戶不復

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爲德裕以吳湘諫議大

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綱晉江人宋白曰泉州府晉江縣昔爲晉安縣地附

廢郡晦昕之弟也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牛僧

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

館德裕不以爲嫌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點夏

斯可汗使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杜棕罷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爲戶

部尙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

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祠部章僧尼故使括之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方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詔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月甲申築望仙樓

于神策軍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

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

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

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招闡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招為招又省去闡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陸波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為蘭若史紹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

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 每寺留

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

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

考異曰寶錄中書門下奏請上

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前都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

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吏商置分爲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鎮南梓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荆南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海西道河東鄭滑陳許鄆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每道許留僧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禁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卽位始去其山盡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開佛寺四僧惟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二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教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開寺僧各十人郡國留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存其人並勒還俗還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應收管顧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磬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出。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祇音天又音軒。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昭義騎

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成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

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

宋白曰潞城縣

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川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

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饒州路據武

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

使韋肅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皆從之 八月

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

元宗天寶二年

故東都元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向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廟已下神主稱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

主于太徵官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

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千六萬五百人大秦

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

山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收良田數千萬頃奴

婢十五萬人所畱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

時中書門下奏據大曆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

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舊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爲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藩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漢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凡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爲允當從之百官

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畱僧二十人諸道畱二十人者減其半

畱十人者減三人畱五人者更不畱五臺僧多亡奔幽州

五臺在代州五

臺縣山形五時相傳以爲文殊示見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臺雖出頂無林木下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

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界其所至五百餘里縣記云五臺山有四峰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卽是中臺中臺卽是南臺大黃尖卽是北臺梯花山卽是西臺漫天石卽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他蓋恆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營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于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邊誠爲西臺南臺舟山上有銅環船輪猶在昔帝號遺洪水繫舟于此世相傳文殊見于南臺號爲南臺北有覆宿堆卽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堆下見雲州謂之北臺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鼓鼙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巖千巖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爲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脫縣隋大業二年改五臺縣○鍾音桑音音李德裕乃召進奏官謂蒙慶首覺替暮目不明貌慮音聞脫音契

李德裕乃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

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

黨復遣之成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急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制

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

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九月詔修東都太廟李德裕請

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

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厭繼頤頗

類上上每敗才人必袍而騎從冠服略與上同觀者莫辨孰爲上

也才人善歌舞性又機悟初文宗時安王頴王竝院而居及文宗

病篤仇士良等謀易儲位以安王溶爲長起禁軍迎之時事起倉

遂委而去止良久起舉顧將飲顧中水盡為芳醴矣上獨喜自負一舉勝既已而德裕有力遂步歸諸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

今不
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

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三月一

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贊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

宗實錄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

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

宰丁卯天叔即位上素惡李德裕之耶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

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洒淅肅然之意言可

畏懼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鄭氏為皇太后王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考異曰

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

聽政之二日遂出爲荆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接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誤今從實錄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尙書判鹽鐵轉運使粹元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

上京兩街先聽雷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

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卽位天下州率

與二寺用齒發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赦兩街先雷兩所外又添八所注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僧五十人蓋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唐初

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僧尼道土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元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

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錄主客太清宮觀元元節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錄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

令祠部給牒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辛酉

立皇子溫為耶王漢為雍王湮為雅王滋為襄王沂為慶王六

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廟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

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

之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回鶻烏介可汗之眾稍

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殺烏介於金山

立其弟特勒濕捻為可汗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讓夷同平

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讓夷性廉介不安交遊位雖顯劇以儉約自

將為世容美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

第十里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

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卽縊上聞而矜之贈

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

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妝服如常日

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川遐容
易自縊而什於御座下以縊爲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
王氏附焉李德裕載皆記自上臨卽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縊
妒作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
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解不同恐載替記誤康鞠劇
錄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于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
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爲是日令於
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
而殞及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議者曰得非俟才人乎於是興
輓以殉遂窆于端陵之側詩人張祐爲詩以弔之曰偶因清唱詠
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御爲一聲河滿子下泉
須弔孟才人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訛不同

以循州司馬牛

僧孺爲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瑛

爲安州長史

安州漢京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十五十一里

潮州刺史楊嗣復爲江州刺

史昭州刺史李珣爲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遂至是

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爲

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荆

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

翰之族孫也

盧翰相德宗于興元貞元之間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

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

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 以

右散騎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

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隕陷得錢盈

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

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

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字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將赴浙西也母問行日
景讓率然對曰有日母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豫告
也母曰已貴何須母行景讓請罪乃赦之及在浙西有左都押牙
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
母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
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
上負朝廷亦將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
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
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同屬
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
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祀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上

諱怡卽位改名忱憲宗第十
三子 在位十三年改元一

丁巳大中元年春正月壬子上朝獻太清宮癸丑朝享太廟甲寅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

殷而年豐

左傳常莊子之言爲計邢發也

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奸武合

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

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威訟德裕罪

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

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廢之置之臺閣及憲裕失勢抵牾戟于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用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佐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威者訟德裕輔政時隱事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編以大中二年自前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向中節度使入爲相此時未也實錄誤德裕由是白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

分司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

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爲災立如馬植

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

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請

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己

酉積慶太后蕭氏崩

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景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

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

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

代北諸軍謂雁門以北諸

軍也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

走之赤心勇冠諸軍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點夏斯英武誠明可汗使上謂白

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官四散避去惟山陵

便長而多壽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

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次子綯前

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

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爲令狐綯補用張本秋八月丙

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州節度使 葬貞

獻皇后於光陵之側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敦親

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

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

節度使史憲忠蹕破之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係塞內屬者也

也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

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留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

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
辨丁亥敕御史臺鞠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
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
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
員 是歲刑部尙書致仕白居易卒居易被遇憲宗慨然以天下
爲己任蓄意未展爲當路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
宦情衰落無復當世意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性情爲事會昌中致
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
士又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號香山九老好事者繪
爲九老圖卒年七十六居易文辭富麗尤精于詩筆有鄧魴者見
其詩而喜有唐衢者見其詩而哭乃至雞林賈人亦求市其詩甚

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僞者宰相輒能辨之太和
中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劉禹錫亦在洛謁德裕曰近曾見白居易
詩文否德裕曰累有人以相示然未嘗一披覽禹錫請其故德裕
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然其文章實精絕恐一覽之遂回吾心且
大忠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
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
能用上卽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
坐阿附貶南陽尉 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爲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
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 紳已薨故追奪
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眾回鶻無

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

者入賀正此回鶻使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

妻萬祿子特勒壽斯等九騎西走餘眾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

分回鶻餘眾為七七姓其分之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

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

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眾歸磧北猶有數帳潛

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厖聶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

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

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

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常以此言為

貴治通鑑補遺卷一百四十八 唐紀六十四 五十一

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
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
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實於案
上立皇子澤爲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
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
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
刑謂寅刑巳巳
刑申申刑亥亥
刑丑丑刑辰辰
刑酉酉刑戌戌
刑卯卯刑未未
刑戌戌刑丑丑
刑巳巳刑申申
刑亥亥刑酉酉
刑辰辰刑戌戌
刑卯卯刑未未
刑戌戌刑丑丑
刑巳巳刑申申
刑亥亥刑酉酉
刑辰辰刑戌戌
刑卯卯刑未未
今陛下深拱法宮萬神擁衛陰陽替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
束帛遣之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
元式罷爲戶部尙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
鐵轉運使馬植竝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

及爲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堦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堦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堦貞退竄欲登第後十年不仕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伯兄溫善欲用澳爲御史諷溫令之謁己溫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一相見便可得御史矣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但恐爲呈身御史耳竟不詣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

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

利憲宗之崩上疑郭太

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

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

景陵外園皦奏立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
召皦詰之皦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
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
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皦辭氣愈厲諸相會
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
第先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皦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皦
孤直明日皦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
不聽政宰臣率百僚問太后起居已卯復問
起居下道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
至是疑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
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部尚書王彥威爲
潮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
大中二年崩諡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
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后無以加焉議者以爲汾陽社稷
之功未泯復鍾慶于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
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諸臣之醉卽位後誅錮孫黨無

福嗣者郭太后以上英宗孝果且懷慈憫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欄面望欲頌于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意持之卽詣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所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暉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葬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韓詰其事韓對云云翌日韓貶潤州句容縣令周暉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于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給堂取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誣其遺故緣爭之疑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棕通賈日久門下有衛士姓李棕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蜀至西川李衛士一見植謂棕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終未之信衛士一日密言於棕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棕始驚信發日厚結贈之仍令以吏爲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麻棕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棕謂衛士曰貴人到蜀作光祿卿矣衛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棕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棕懿安子昭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諫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能同上旨事遂中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

秋九月甲子

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

史

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
廣州京師東南四十一百三十里

初德裕盛時賓客無敢忤者

惟幕寮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使門下愛我皆如杜顥我

無今日矣顥牧之弟也

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

烏嶺之功

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
此出范傳雲昭女議彼以烏嶺爲天井誤也

求一鎮

以終老執政以維李德裕所薦曰鄉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

酬之足矣

蒲河中孟河
陽岐原鄉

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十一月庚

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網之孫登進士第爲校書郎右拾

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尙之有司循舊制

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

以銅裝車

唐制公主乘駟馬車外命婦
婦一品乘白銅駟馬車

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

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

太平安樂之禍顯弟顯常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
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
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
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
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頃之又詔曰夫婦敦化
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
陵之側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諷爲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
月鳳翔節度使崔瑛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
水漢舊縣
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
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邽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 詔以
本州未復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
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卽除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紀六十五 宋理宗皇帝 二年三月

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吐蕃論

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尙婢婢遣其將拓拔

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己大史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舉曰臣

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章丹功德被於八州八州其江鄂岳虔吉袁撫也沒四

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尙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

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雷爲御史二月吐蕃論恐熱軍

于河州尙婢婢軍於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在湟州東西本趙充國亭也婢

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

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

婢收餘眾焚橋歸鄯州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以度焚橋阻河則可以絕論恐熱之追掩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

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所逼徙十都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

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等七關考異曰寶錄蓋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

殺東道節度使率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率表區史敘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

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亂自

來降唐朝廷遣諸將應接之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

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武鳳翔邠甯振武皆出兵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

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

遣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

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請經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爲東川

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

部唐紀六十四 三五 恩補

部魏扶同平章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

節度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

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

直方爲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

李程見二百四十
三卷長慶四年 在鎮不治右補闕鄭絳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

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亂上思魯

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宏止爲武甯節度使武甯士

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宏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

作亂宏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

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

原州本
治高平

安史亂後
沒于吐蕃 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

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甲子邠甯節度使張君緒取蒲關

縣舊志

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

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

○玘音駢 詔邠甯節度權移軍於甯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

改安樂州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已丑上御延喜門樓見

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

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賜絹十五萬匹詔募百姓墾闢三

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

三州七關也 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

四道涇原邠甯

其營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舊兵鎮戍課

而治野賦者如常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

農民墾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墾闢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

於此自此諸道

溫池鹽利可贖邊陲委度支制置

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是

年度屬鳳州 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

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開鎮毋得

阻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盡力收復自肅德以來西羌內侵山

南邊內附成昭設文州移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于吐蕃者

按隋州時為武州宋白曰隋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于

仙居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大歷初與秦州俱沒 冬十月

于時大興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福元年改昭州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京師地震

振武天德靈武鹽夏等州皆震壞軍鎮廬舍壓死數千人 閏十

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

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

諡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

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為賊後

考異

曰舊紀十一月廣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琳爲留後四年九月周琳卒軍人立張允伸爲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處爲將卒所嗣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我帥周琳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廣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替無周琳姓名今從舊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諡曰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左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上疏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諡改題神主之例以臣等愚見但以新諡寶冊告於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雖不從識者是之 己未廣州司戶李德裕卒德裕在州嘗遊於城南禪院見老僧壁上掛十餘葫蘆德裕問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昔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時朝列中有爲公所憾者多誦于

此而死食道憐其暴露收而焚之貽其灰以俟子孫之來取耳德裕惕然反走是夜心痛而卒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恥與諸生同試有司乃以蔭補校書郎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出從使府穆宗卽位乃召入翰林當時大手筆皆其所爲也及爲宰相以天下爲己任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得休沐或繼火乃得罷他相或遑遽不及獨德裕從容裁決沛然如無事時于所居安邑里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必獨處其中凝然握管左右侍從不得至焉不喜飲酒後房亦無聲色之娛惟好著書爲文獎善疾惡雖位極台輔而手不釋卷

附錄異志云德裕性嗜多每食一杯羹約食三碗以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

過三煎即棄其滓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東都時嘗召一僧問
己之休咎僧曰公有災當南行萬里公不樂曰南行還乎曰公當
食羊萬口今尚有五百未滿想當還耳公歎曰師實至人我元和
中為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過山疊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謂我
曰此侍郎平生所食羊也常誌此夢不泄于人今知其數因不誣
也後旬餘張武節度使朱暨饋羊五百公大驚召僧告其詳且
還之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果如
其言然嘗云德裕在位頗開寒賤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
寒齊下淚一鳴 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 劉昫曰扶州
隋歸李崖州 代吐谷王所據西魏逐吐谷渾于此置鄧州及鄭南都蓋以平定
鄧至羌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
十里 廣德後
沒于吐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五

起四年盡十三年凡十年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下

唐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秦州本屬

龍右節度是時新復以解恩期

以秘書監柳仲郢為河南尹先是仲郢嘗為京

兆尹以嚴肅為治禁軍小校劉誦嘗毆其母仲郢不俟奏下而杖

殺之又置權榷于東西市使貿易者用之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

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及是尹河南以寬惠為政人或訝其不

相類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上之
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贇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
姓上賜元贇寶帶元贇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以詰植
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輩俸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
與元贇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壬中以霖雨詔京師開輔疏
理繫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魏扶薨以戶部尙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
中判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
知兵馬使張允仲爲副後九月丁酉從之 党項爲邊患發諸道
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

州司馬溫裕戮之兄子也

凡殘見二百四十卷
惠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熱遣

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鷄項關南造橋以擊尙婢婢軍於白土嶺

水經

注左南渠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
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鷄項關亦在河州界

婢婢遣其將尙鐸羅楊藏將兵據臨磨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蕭子燭盧

鞏力將兵據鼂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

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蕭子不從鞏

力曰吾甯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熊子逆戰敗

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

州西

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福祿縣界赤柳
間三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

恐熱聞婢婢棄鄯

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

宋白曰瓜州東南至
肅州界三百四十里

聞懷光守鄯

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

宋白曰鄯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
東南至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

殺

其丁壯剗則其歲老及婦人以槩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
開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
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爲京西招討党項行
營宣慰使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爲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
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
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吏部不可
居朝廷矣溫業歿之弟子也

釋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

降

沙州東南至長安二
十八百五十九里

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

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
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

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

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

自大

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楫漕倉者

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

劉晏事見二百六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休窮究其弊立漕

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

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

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

党項久未平

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夏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耕助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

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臨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

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

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

統制置等使

職源曰制置使始此

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甯節度使敏中請

用裴度故事擢廷臣爲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

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充邠甯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

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將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初上命

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聽盧氏將赴昏

楚州已行至鄭州矣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

中將赴顥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尙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

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

之晚耶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顥請卿之

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檀函于佛前焚香事

之檀說文曰檀中軍於甯州壬子定遠城使吏元破党項九千餘

帳于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項平率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

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制李繼遷之叛也走綏州南山党項聞

出山者迫于飢寒猶行鈔掠平夏不容窮無所歸立委李福存諭

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爲惡一

切不問或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

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死傷者優恤蓋夏邠鄜

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邠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

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蕃

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眾或散歸部落

或降于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于眾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

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臣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

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

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

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眾

恐熱本吐蕃落門討擊使

欲爲

邊患會久雨乏食眾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皇

子潤爲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

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

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卽位以來修復廢

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

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曰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

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

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

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

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惡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寺請

罷兵日修

時用兵以復河湟

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

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冬十月乙卯

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尙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

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

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

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

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蓬果羣盜依阻鷄山寇掠三川

山

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贄

宏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

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甯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

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

十州并沙州爲十一州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肅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八百里道縣五百三十四里西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 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

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

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

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案資鑑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圖籍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於地十一月建沙州爲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武康塞田處置等使舊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自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懼義潮沙州防禦使俄爲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參考諸書益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冬告除別業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十

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湖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榮新書百官
在節度使府

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
等其兼都督節度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

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

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是歲湖南大饑

壬大中六年春二月王贇宏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

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陸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

於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閒不足矜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

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

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眾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

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

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六 思補後

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
館而王貲宏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
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租役中書門下奏
以爲租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
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
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
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
之竝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鄆甯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
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 党項復
擾邊上欲擇可爲鄆甯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須昌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

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

序進履所

以

匪之官也六月壬申先以誠爲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甯節度使

雍王渼陂追諡靖懷太子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
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
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
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
諭以禍福禁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
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
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八月甲子以禮部尙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

資州漢資

中縣地宋齊爲資陽成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甯節度使畢誠奏招

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

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惲為棣王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

精則戒法隳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

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

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

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是歲淮南饑

大史七年春正月丙午上朝獻太清宮丁未朝享太廟戊申祀

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

折法杖十法杖謂常行罰杖也杖斨一折斨五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

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

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邳關中

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畱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淮南節度使李珣薨初淮南三節度皆沒于鎮珣始至州人勸易署寢珣曰上命我守揚州是爲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于臥內珣惟以州有稅酒直及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飽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椎醵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卿大中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補誌趙彝之請罷元會正謂元旦之

宣宗大中七年八月

日食 上自卽位以來治祗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

誅竄甚眾

宣宗從郭后累被之合葬諒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爲穆宗母子誠預陳宏志之謀者然文宗與穆宗父子也

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慮人情不安丙申詔

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疏遠者一

切不問 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

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

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

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入謝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

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

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上重

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三

月以早詔諸司疏理繫囚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

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 硤石隋之峭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陝州 怒

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

此食豈易得適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洵為昭王洙為康王

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

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

索之 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及觀察為軍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 竟不與盡殺之上

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

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

以甘露之變 見二百四十五卷 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

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台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

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台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

卷三百四十九 唐紀六十五

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
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尙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
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
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威恩纔衣紫則相與爲
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
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
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乙巳大正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募軍中立其
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爲成德副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
君奭爲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
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畱故此

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爽宰相莫之測君
爽入謝上以此獎勵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甯節度使畢誠還邠

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甯軍于甯州至是南山平夏

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故令還理所邠甯軍本

至甯州一百二十五里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

富及役輕重作差科傳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令廳縣令廳事也每有

役事委令據簿定差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

聽察彊記宮中廡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

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清汚帛誤

書清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

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

曉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

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辟宏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出謂澳曰上處

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

夜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

至且上疏論譟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

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下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棕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

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

棕爲太子太傅分司 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

代下戶租稅 九月乙亥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

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竝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爲浙

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

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于尚藥局不待詔于翰林院但以醫

術自售于閭閻之間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

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

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

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

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王

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

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

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塗直而奏還之謂之塗駁諫官亦上言十二月

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江西觀察使鄭祗德

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甲午以祇德爲賓客分司

弼大忠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尙書同平章

事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

爲閒人休不敢復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三月辛亥詔

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昏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

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遂加殄滅近有降者云龐特勤今爲可

汗尙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

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考異曰貞觀遺事東觀記皆曰帝以

崔罕崔鄂併敗官而除澳京兆尹案大中制集澳代罕澳爲人公

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爲閭里患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積年

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

處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廷用

臣為京兆

翰林學士院在內廷

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

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

鄭光帶我不置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瞻

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

以為媿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考異曰東觀漢記曰太后

為上言之上于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章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趙貞陵遺事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

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休志操堅正童龀時與兄儔弟休同學

于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饋儔

者儔烹之召休休同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

何繼獨不食及長性寬惠爲官不尚嚴察而吏民畏服爲人有蘊藉進止雍閑上嘗曰休眞儒者司農卿韋廉欲求夏州節度使

有術士知之詣廉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廉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旣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廉有異志令我祭天廉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邇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爲盜術士急乃曰韋廉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秋九月上召廉面詰

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廉城南甲族

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

韋杜去天尺五

爲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廉

永州司馬

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廉爲永州司馬廉

讓曰太僕卿韋廉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

戶部侍郎判

戶部駙馬都尉鄭顥

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他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

戶部一司錢貨數帛出入之數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開汝已判

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

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僑鎮山東聞之遣書謂顥云云案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祇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

誤也

顥懼累表辭劇務

戶部之務繁劇

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秘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

一月辛亥冊拜為溫祿登里羅溫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

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

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

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

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

諸道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
選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
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壬
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尙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
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于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
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
判戶部事慎由從之子鄴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內閣使李敬寔內閣使亦內諸司之一遇鄴則不避馬朗奏之上竇敬寔對
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救命橫絕可也橫度豈得私出而不
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視其本也使配役南牙也

丁大史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竦收爲
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
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煩劇臆就陛下乞小鎮聖
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

此音駢又音貧
珠之有聲者

澳曰主上不

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
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爲河陽節度使
玘仲郢之子也 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
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
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

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爲侵盜夏四月壬申以
右千牛大將軍朱涯爲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爲安南
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爲容管經略使
甲午立皇子潛爲衛王濉爲廣王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遞守嘗進女樂數人皆絕色
也上鍾愛特甚居數月一旦晨興忽然不樂曰元宗止一楊妃天
下至今遺累況此數輩乎召而謂之曰我不得不負汝左右奏請
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命各賜酒一杯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
上或指物使之口占募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
抵掌恢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
輒與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臧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工

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特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好登樓彈射人以爲樂眾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鈞與人交始若濫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服飾不爲鮮明位雖將相家無餘財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尙延心以

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

林關

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

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

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眾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

軍宴坐中謂承勛曰

宴于軍中日軍宴

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

人多內徙三川

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

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

閒寂無人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爲唐百姓

使西還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

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

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

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于承勛曰

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

使府爲秦威防禦使府

將士無戰

守之勞有耕市之利

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

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

朝廷必能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

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眾居之

考異曰此事出補唐史案

張義勛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勛所帥者義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勛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尙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羅林蘭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案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爲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爲太

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築於羅浮山

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傳於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

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繫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十

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十二月蕭鄴能判

度支是歲舒州吳塘堰有眾禽成巢闊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

鳥鴈隼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為甘蠱

戊大中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使

康王汶上子也考異曰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為柵可支

數十年芳讀與蘇同棘羊矢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

能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芳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

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蓋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

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屯鋪田步南蠻謂南去交趾半日程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

程舟之重者派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派河

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

五十里江一百式意思安閑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

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縱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初

戶部侍郎度判支劉瑑瑑音篆爲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爲河東節

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

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日付瑑令于下旬擇一吉日

瑑不論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

笑曰此日命卿爲相秘世無知者高湜爲以朔從事湜即瑑舊僚

也二十四日解瑑於宜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

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

洩於湜實錄瑑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瑑仁軌之五世

歷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瑑仁軌之五世

孫也瑑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

瑑曰昔王夷甫祖尙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盛明之朝當

循名實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

慎由無以對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

曰不可上曰何故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

長生不可學乎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

長生不可學乎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長生不可學乎對曰

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洽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集年過百歲顏色不衰髮垂至地目光可長數尺民家具食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飲酒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漚漚而出又能散髮以氣攻之髮皆條條直立如鐵線病者求療集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二月甲子朔能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其守陵宮人

悉移於諸陵

以陳宏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

歲春秋季一還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著使諸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壘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于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眾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日準只行于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上州並立國忌日準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

監制治衾枕
事死如事生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

使

考異曰唐開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歸樓肆教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諸鄂同

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鄂學士俄而鄂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鄂引劉琬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琬既

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琬云云慎由不

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爲東川節度使制平章事今從唐史

史上欲御樓肆赦

唐初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

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

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

恩費故云

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

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

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

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爲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

都尉劉異爲邠甯節度使

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微巡異尙安平公主

上妹也 庚子嶺南都將王令褒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

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

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瑑瑑平生以名節自持凡議論處事

不涉於私及居相位未嘗以言色借貴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

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

給事中彌傲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

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崇

發代之三月 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

月 嶺南亂蓋於此除燧嶺南而傲封還以燧爲非定亂之才故

也今置 傲倪之從父弟也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嶺南節

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 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

觀察使韓侗殺都押牙王桂直侗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 六

月內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

考異曰實錄或作涿或作涿煥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涿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涪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爲安南都護案都護位卑涿既爲義昌節度使不應爲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

爲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

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

考異曰舊紀涿使刻獠民羣酋引林邑蠻攻安南府案蠻書邕安南者南

詔非林

峯州有林西原

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

舊有防冬兵六千

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爲寇故置防冬兵

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

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

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

拓東押牙

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使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數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

百七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樹梧由獨遂帥其

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考異曰實錄無源除安南年月

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懷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緝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覓南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州官申文狀與李泳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山獍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船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泳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泳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泳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聞于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何如言平刻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丙寅

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朝廷亦因而輒獎獨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

有不甯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渡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存誠之子也其先世自齊梁以來擁眾據溪洞不可制式離間其親黨守澄乃竄匿

改正通鑑原文云守澄走死案守澄後爲安南都李鄩所殺此時尚未死也今從新傳改正之

安

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

真臘皆復通使

占城在大南中西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真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

車渠西屬驛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

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

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

練使璋造之子也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

家 丁巳太原地震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

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

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上曰卿到彼為

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為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

懾失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

杭州刺史

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

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

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

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

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

人爲鄴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今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以問綯對

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

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

格不用宰相可置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

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

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謂上一刻許也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

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

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初山南東

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遂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忠政於江西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宜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宜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仲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追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大對

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

伸不論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

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初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眾自陸道開行比明至洪

州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

人於江西以季友爲都虞候

詔大忠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獨度支戶部逋負出宮人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

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

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

爲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尙永福公主旣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尙懷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赦之子也武

甯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爲武甯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爲彭王初畢誠在翰林上恩顧

特異許用爲相既而爲宰相令狐綯所阻出爲河東節度使誠思有以結之乃求絕世之色盛飾獻綯綯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我將傾我族遂卻之誠又瀝血輸款於綯綯終不納誠亦懼不敢登賢官李元伯碩貴以取歸舍正堂而坐之元伯夫妻身執賤役以事焉踰月深得其懽心乃進之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元伯又與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共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久之上遂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至是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元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

門外將自銀笁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

元音其

謂宗實曰聖人不豫

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

實感悟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直至

寢殿上已崩

年五

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

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

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權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

權音權上聲

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王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

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

之謂之小太宗丙申天子卽位癸卯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以王

宗實爲驃騎上將軍李元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九月追尊上

至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兼中書令

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宏敬就加中書令據寶錄二月宏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

也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賜高年

粟帛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瑄同平章事充荆

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

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

神龍元年分南

海及鄞置象山縣屬台州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

剡縣古縣

唐屬越州九域志在有眾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

副使劉勣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瀛

瀛音

學又頗招權受賄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

音

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清溪道以通羣蠻

清溪道即

清溪使由蜀入貢又迴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

羣蠻之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

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

廉人浸多

儼音欠

杜棕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

豐祐怒其毀冬使者畱表付嶺州而還又索習學第子移牒不遜

自是入貢不時頗接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

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

遣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

告喪又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

至今

雲南國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爲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考異曰
號大理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勣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
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貢子人數漸多節度
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因牒不遵新南詔
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以威通二年十
月入朝而登祜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釐者必非棕入朝
後事新傳誤也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九終